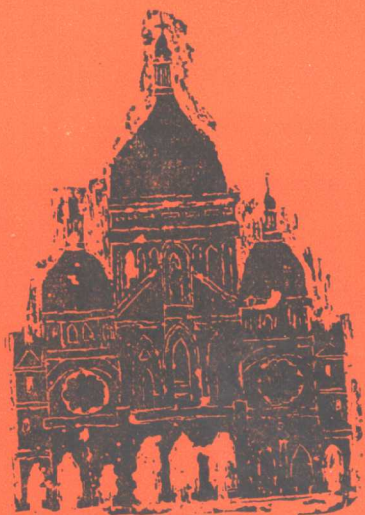


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



# 周末逸事

[智利] 何塞·多诺索 著  
若川 水军译 赵振江 校  
北方文艺出版社



# 周末逸事

[智利]何塞·多诺索

若川 水军 译

赵振江 校

José Donoso  
Este domingo  
El lugar sin límite

---

根据 Editorial Bruquera 1981年第1版 译出

责任编辑：袁殿池  
装帧设计：李欣

周末逸事

Zhōumò Yìshì

〔智利〕何塞·多诺索 著  
若川 水军 译 赵振江 校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书刊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10 4/16

字数200,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965

---

统一书号：10360·80 定价：1.8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入拉丁美洲著名作家何塞·多诺索的两部中篇小说。

《周末逸事》表现了上层资产阶级的虚伪和颓废。律师阿尔瓦罗年轻时与女仆薇奥丽塔私通，成年后他与妻子切芭又同床异梦，各寻新欢，互不干涉。切芭从监狱中把犯人玛雅保释出来，企图感化他，使他重新做人，而她自己却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精神恋爱之中。玛雅抵制不住罪恶社会对他的腐蚀，杀死了与他姘居的薇奥丽塔，重新入狱，切芭也精神崩溃，孤独地离开人世。

《没有界限的地狱》叙述了一个乡村妓院的故事。曼努埃拉是个喜欢男扮女装的性变态者，富豪堂·阿莱霍为了取笑他，与一个妓女打赌，叫她去勾引曼努埃拉，赌注是妓院租用的房屋。堂·阿莱霍输掉了这所房子，后来这个女人忧郁而死，曼努埃拉和他的女儿对妓院惨淡经营，备受欺凌，又昏然不觉……人世间有如一座无边的地狱。

## 前 言

何塞·多诺索是拉丁美洲当代著名的作家之一。到1980年为止，有关这位智利“新小说”代表作家的评论文章就已多达三百余篇，大部分刊登在智利、西班牙、美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报刊上，可见这位作家在拉美文坛上是何等引人注目。

1924年10月5日，多诺索诞生于智利圣地亚哥一位名律师家中；八岁进一家有名的私立英语学校。早在上学之前他就跟家庭教师学习英语。由于不喜欢体育课和严格的校规，他常逃学，到公园里游逛，去图书馆看书，或到贫民区会朋友。父母不得不把他送到寄宿学校，但他常常被开除。十九岁时辍学，用积蓄买了船票只身来到麦哲伦海峡，当了一年牧民。后来以当地生活为背景写了短篇小说《迪那马尔盖罗》。此后他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码头工人及船员们生活、劳动在一起。

多诺索于1947年中学毕业后入智利大学师范学院攻读英国语言文学，两年后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51年毕业，获艺术学士头衔。该大学一些造诣很深的教授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最早用英语写了短篇故事《蓝衣女人》(1950年)、《有毒的蛋糕》(1951年)。第三部短篇小说《中国姑娘》是用西班牙语写成，1953年被收入《智利新故事选》。1954年，他历时

半年从美国经墨西哥、中美洲回到圣地亚哥。此后又写的几篇小说收在《避暑及其他故事》中。

1958年多诺索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加冕礼》出版，印数只有三千册。这位居住在圣地亚哥的青年作家感到智利的整个气氛令人窒息，于是再次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他头一次读到博尔赫斯的作品时，觉得茅塞顿开。他结识了著名的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利亚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在阿根廷的两年内他读了许多书。1960年写了短篇小说《查尔斯顿》。回智利后在一家杂志社工作，曾被派往欧洲采访。第二部中篇小说《周末逸事》（亦译为《这个星期天》）于1960年出版。

1962年多诺索出席了于智利康塞普西翁召开的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这是拉美作家极为重要的一次聚会，它蕴育着几年后出现的世界瞩目的拉美“爆炸文学”。多诺索在会上结识了拉美一代著名作家富恩特斯、巴斯多斯、阿格达斯、聂鲁达、卡彭铁尔等人，日后他来到墨西哥，住在富恩特斯家中，写完他的第三部小说《没有界限的地狱》。（1967年出版）

此间他一直在酝酿一部力作，有时在美国，有时在西班牙，最后用八个月时间写成了他构思长达八年的《淫秽的夜鸟》。在西班牙的日子里他与富恩特斯、略萨、科塔萨尔等“爆炸文学”代表作家结下深厚的情谊，他们常常聚会，探讨如何在文学上作出新的尝试。1969年《淫秽的夜鸟》由巴塞罗那的塞依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1970年获该社的“小丛书奖”。1973年出版《资产阶级的三个小故事》，1972年出版

文学回忆录《“爆炸文学”亲史》。1978年又一部很有份量的长篇小说《别墅》问世，获“西班牙文学批评奖”。1980年出版《洛里亚侯爵夫人的神秘失踪》，1981年出版《旁边的花园》，最近出版了中篇集《献给德尔菲娜的四个故事》。

本书收入多诺索的两部作品：《周末逸事》和《没有界限的地狱》。

《周末逸事》是描写进入现代生活的资产阶级，那些昔日的贵族虽然力图保持特权，但面对江河日下的颓势无可奈何。小说对家庭没落的社会原因和心理状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

少爷阿尔瓦罗由于学习松懈而受罚，暑假被留在家中，不许去乡间避暑，由女仆薇奥丽塔照料他。阿尔瓦罗孤独苦闷，便与同病相怜的女仆在性爱中寻找安慰。此后这种关系保持多年。阿尔瓦罗成人以后当上律师，与美丽的切芭结婚，生下一对女儿，但他不爱切芭，依然寻找外遇。切芭明白丈夫并不爱自己，就把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

薇奥丽塔侍奉主人三十年，得到老夫人遗留的一些股票及一栋房子，带着私生女离去，但仍与主人家关系密切，女儿后与一工人结婚，小两口不愿象母亲那样对恩主卑躬屈膝。

一天，切芭到狱中去买犯人制作的手工艺品，认识了玛雅。这人三十岁，已坐牢十年，是由于年幼无知而杀了人。他手艺不错，行为检点，受到好评。切芭想尽办法终将他保释出狱，并帮他建起手工车间。但出狱后的玛雅经不住黑暗社会的诱惑，又染上种种恶习，终于弄得一败涂地。切芭帮他

重新开张，但总是失败。他想躲开切芭在世上单独闯荡。最后一次他走投无路去找切芭，被阿尔瓦罗赶跑。切芭闻讯后心急如焚地到处找他，终于昏倒在贫民区。谁知玛雅竟是薇奥丽塔的情夫，他经常向这可怜的人勒索钱财，并殴打她，最后他有意将薇奥丽塔扼死，单等警察再次将他投入狱中。

小说成功地刻画了几个人物。阿尔瓦罗是个懦弱、自私的伪君子。切芭高傲、任性、伪善。她行善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她想把玛雅随心所欲地塑造成自己的玩偶。玛雅的诞生就伴随着不幸，十年囹圄使他对外界充满幻想，一旦出狱却被肮脏的社会越染越黑，只好再回监狱求得安宁；薇奥丽塔是个恭顺的奴才，终身劳碌却浑噩不觉，反而对主人感激涕零，最后竟死于非命。

在写作技巧上，多诺索作了新的探索，这部十万字的作品时间跨度达六、七十年，但写得从容舒展。小说分第一部和第二部，各部之前以及最后，分别有主人公的外孙的回忆，原文用的是斜体字，以示区别。也就是说，以孩童之口概述一些事情的经过，用他们的眼光观察事物，变换了角度来讲述故事，不但增加了作品的情趣，而且使作品显得更加凝练。

这部作品力图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剖析旧式家庭的颓败。

《没有界限的地狱》突出了《周末逸事》中艺术手法的特点，并作了新的探索。小说的题目摘自英国十六世纪戏剧家马洛(1564—1593)的剧作《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中的台词。浮士德问魔鬼：“地狱在哪里？”魔鬼回答：“就在我们受罪的



地方，地狱没有界限，没有固定地方，我们在哪里受罪，那里就是地狱。”这个题目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人间宛如地狱，人们在痛苦中挣扎。

曼努埃拉，也就是曼努埃尔，是个男扮女装的性变态者。有人说，他本应是个女人，但上帝跟他开了个玩笑，把他生成个男人。他善良、勤劳，一心想以自己的艺术——跳西班牙舞——来使人们快乐，但人们并不理解他，反而歧视他，侮辱他，伤害他，甚至欲置他于死地。他就在这地狱般的世上漂泊。四十岁时他来到一个偏僻村庄。当地富翁、议员阿莱霍是个沉溺于声色犬马的假善人，一次打赌，他叫绰号为“日本女人”的妓女勾引曼努埃拉，使他恢复男人身分，赌注是一幢土坯房。“日本女人”终于说服了曼努埃拉，赌赢了，得到了房子。

当年阿莱霍为了当议员，许诺众乡亲说要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骗得大家投他的票。但二十年过去了，这里依然贫困，人们失望了，纷纷出走。“日本女人”忧郁地死去，留下“小日本女人”与曼努埃拉惨淡经营着酒吧兼妓院。为扩大种植园，阿莱霍要买下这一带的地产。“小日本女人”考虑到父亲的怪癖，怕他到陌生地方受欺侮，不愿离去。然而生性喜好热闹的曼努埃拉，一天夜里酩酊大醉，离家出走，不知所终。

很显然，这部作品的主题思想较复杂，作者从拟定题目起就开始作文章，全书贯穿在一根链条上，集中地表现一个宗教形象——地狱。从宗教意义和心理分析观点来看，作品中的人物所起的作用以及超现实主义手法所表现的事件都大大超越了小说所描写的环境——智利的一个破落小村，引导人

们不禁对世界去认识，对人类本性去思索。因此，这部作品具有崭新的本体论的意义，也就是从哲学上去研究世界的本源，考察人的本性，表现了颓败是绝对的这一宿命论观点。

多诺索的其他几部作品，从第一部长篇《加冕礼》到得奖力作《淫秽的夜鸟》和《别墅》，也无不涉及到资产阶级颓败这一题材，因此人们说这是这位作者“专用”的题材。对此多诺索说：“贵族世界毁灭、消亡、变得一无所有，不能再剥削人……对这个题材我很感兴趣，不是从社会学意义来看，而是对剥夺、被剥夺、毁灭、被毁灭的人感兴趣”，“这与任何一个实际存在的人都毫无联系，只是在某些方面描叙了我自己的一些恐惧”，“最使我生气的是评论家把我的小说仅仅归纳到社会因素之中，他们希望我对智利社会阶级写一首‘天鵝之歌’，而我书中所写的社会阶级纯属想象……”

然而不管多诺索怎样否定他作品的社会意义，我们从《周末逸事》、《没有界限的地狱》和其他几部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态度：为它画上一个脸谱，深刻地表现其本质，再对其进行揭露和抨击。通过他的作品人们总是能渐渐形成一种看法，领悟和体验某一特定社会的现实。

1938至1970年间，智利正处于社会现代化过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面对的现实是：土地的兼并和垄断，工业化飞速进展，通货膨胀，政治联盟不断变化，无产阶级产业大军不断增长，工人阶级政党不断出现。处于工业资产阶级寡头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格格不入。如要顺应发展的潮流就要抛弃传统的生产组织和社会结构，并应清醒地认识，必须与昔日贵族的价值决裂，并且永远失去这种价

值。

对处于消亡过程中的这一阶级，多诺索没有唱“颂歌”而是谱写了一首哀歌，表现了尚处于统治地位、但已进入危机和颓败阶段的这一阶级的自我感觉。多诺索曾努力探索各种人物的心理，体验被称为“芸芸众生”的小人物的各种感受：无所事事，对人类没有信任……他自己多次在梦中成为流浪汉，他也确实当过流浪汉，抽过大麻烟，经历过奇奇怪怪的事情……他什么都干过。他对一切事物都不敢加以肯定，不相信人类心理的统一，他着意追求的是打破支撑着资产阶级社会的静止观点，用作品去表现一个没落的世界，表现颓败的上层资产阶级，对社会进行透视，表现社会规范与人的本性的冲突。

在多诺索的作品中，对于性爱的描写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描写都是为主题服务的。《周末逸事》中，阿尔瓦罗从小生活在孤独之中，与女仆的性爱给他慰藉，并给他终生难以解脱的影响，因此他与切芭的生活难以和谐。切芭则在不能满足中寻求心中的情侣，她与玛雅实际上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人。阿尔瓦罗与薇奥丽塔、切芭与玛雅，他们的眷恋关系表明，主仆之间的关系已不象从前那样被严格地恪守，正在逐渐改变，但终究不能逾越阶级间的鸿沟。《没有界限的地狱》对性爱的描写更有如一幅色彩斑斓的超现实主义图画，令人怵目惊心。人的天性受到如此扭曲，进一步突出表现了主题：人世间有如地狱，人们在其中受罪。性变态者总以为自己是个女人，他的女儿却执著地随时提醒他是个男人，称他为爸爸。因此在人称上随时发生“他”与“她”的混乱。曼努

埃拉是个既叫人同情、可怜，又令人不解、惹人厌的角色，他坎坷的一生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拉丁美洲当代作家，慑于统治当局的高压政策，作品中往往带有一种朦胧、暧昧的色彩，带有一种既想反映现实，又企图逃避现实的倾向，因此他们往往采取迂回曲折、晦涩隐喻的手法，以图描绘和反映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现象。这是阅读本书时应当注意的。

段若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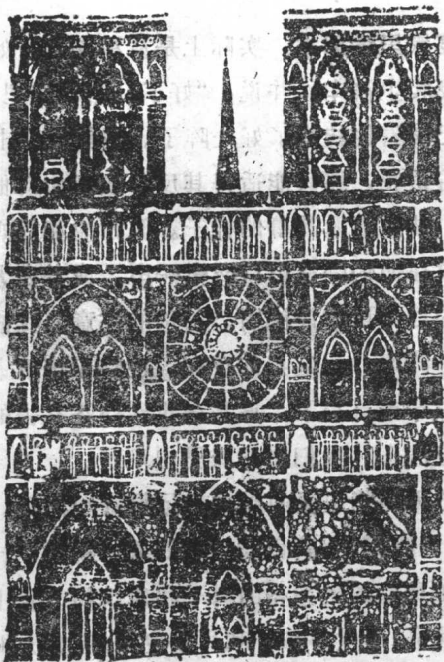
1985年11月于北京大学

## 目 录

前言.....段若川 ( 1 )

周末逸事..... ( 1 )

没有界限的地狱..... (193)



# 周末逸事

## 玻璃罩下

在外婆家里度周末，实际上是从星期六开始的，那时父亲终于让我爬上汽车，并说：“好了，咱们走吧……”

我早已围着他转悠了好一阵子。当然，并非真围着他转，经验告诉我，那只能适得其反，还不如对他默不作声，唯命是从，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假如他和妈妈还在午睡，我顶多只敢在他们卧室门口咳嗽一声，或者在大厅里，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玩，设法引起爸爸的注意。我满脸堆笑，使他从沉思中醒来，记起我的存在。他终于恍然大悟，已经是四点、四点半或五点了，该是送我到外婆家去的时候了。

我钻进汽车，我们便从城里出发了。

对于冬天那些短促的周末我记得特别清楚。有时候，我们刚出家门，天就黑了，紫色的天空好象透视片一样，上面映着被我们甩在身后的光秃秃的树干和建筑物。我上了汽车，裹着背心和围巾，还觉得鼻子和耳朵发冷，而且大拇指也发凉。我有啃手套上的毛线的坏习惯，结果把手套咬出了窟窿。离外婆家还挺远，天就完全黑了，各种汽车的灯光透过雨帘，犹如圣诞节的彩色气球撞击在我们的遮光玻璃上。汽车驶近了，我们缓缓错车，爸爸已经开始减速了，将汽车开得很慢。他叫我把烟递给他：“不对，不在那儿，不是，笨蛋！另一个开关，在装手套的那个箱子里。”面对阻止我们前进的红灯，他点燃一支香烟。我用裸露着的拇指摸着玻璃，玻璃冰

凉。红灯的光芒射在车窗玻璃上，变成数不清的、飘忽的小点儿；我知道，在外面，紧贴着玻璃的是寒冷，可我这里，在这玻璃罩下，却几乎接触不到它。突然，好象一条动脉似的。我的拇指被猛挤了一下，一滴殷红的鲜血沿着玻璃往下流，我企图用什么办法使血止住。我望着父亲，看看他是不是发现我在捣乱……但是没有，他在开车呐，我们继续沿着河岸前进。河水被圈在石头河床里，象困在笼中的野兽一样吼叫着。今年的洪水已经造成破坏和死亡，大人们这样嘀咕着。对，我将向表兄妹们保证，我亲耳听到了河水的咆哮。他们会张大嘴巴听我模仿那卷走尸体和房屋的河水的吼叫声……是的，这是我亲眼所见。这样，尽管他们人多，而我只有一个，也就没关系了。星期六，有人把他们从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带到外婆家来，但是要穿过另一条大街而不从河边经过。

我们拐进了外婆家的那条街。转瞬间，一切陌生或渺茫的东西都变得井井有条。无论季节和时辰怎样使这条两旁栽满金合欢树的街道变换模样，它都不会使我感到陌生。我从来不会把它和其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街道混同起来。在那两年当中，我和父母常从这幢楼搬到那幢楼，又从这条街搬到那条街。然而到了这里以后，那种动荡感就消逝了，因为外公、外婆一直住在这里，从未搬家，就是说心安理得了，因为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一切都得心应手，知道人世间属于我们的这块地方的色彩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们总是说起市政府打算砍掉那些太老的金合欢树。它



们歪歪扭扭，象醉汉一样，好象就要倒在行人身上似的，盘旋的老根已把人行道的瓷砖都挤歪了。随着光阴的流逝，有的树确实倒下了。我们五个小孩子攀上扭曲的树干，或是从围墙的裂口探出头去，看工人们锯下树枝，把倒下的大树拖走，然后重新铺好人行道，种下梅树、橄榄，或是别的什么短命的、时兴的树木，然而它们从来也不过是些小树丛而已，因为根本无人照料，树木越来越不整齐，也越来越稀疏了。

我记得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汽车的小窗开着，爸爸敞开衬衫，头发在额前飘拂着。我两手撑在窗口，把头探出去，象只虎崽似的，我呼吸着新鲜空气。汽车在大门口一停下，我就赶快下来，去按门铃。第一棵金合欢树的周围开着一大片白花。爸爸焦急地按着喇叭。我跳到那片白花里，爸爸也没骂我弄脏了衣裳，因为他正心不在焉地点燃另一支香烟。那些花简直不象花，倒象是一些什么小小的东西，那么小，那么多，长长的花叶，细小而坚实的花蕊。我采下花，将它们聚成黄白色的一堆。温暖的瓷砖和甜蜜的花粉的味道弥漫到我埋在花朵中的鼻子里。我手上的花越来越多，地上就露出一块与众不同的瓷砖，呈粉红色，色彩显得更柔和。这是一块特殊的瓷砖，上面刻着字，好象瓷砖下面埋着一个精灵。对，我要把这件事告诉外婆，我仔细地认着上面刻着的字。

“爸爸……”我喊道。

“嗯……？”

他又按按喇叭。

“这儿写着：罗伯特·玛塔建筑师……”